

# 支脂之三部古讀攷

## 林語堂

五支六脂七之，法言切韻分析精當，自唐初功令定爲同用，遂失其傳，惟杜甫作近體詩五支仍獨用，謹守六朝家法。段玉裁作六書音均表，發明古韻三部界限劃分，合之哈爲一部，脂微齊皆灰爲一部，支佳爲一部，支脂間或通用，但之則絕不可通，算爲古韻學一大發明。因爲證據確鑿，不但三百篇如此，漢魏六朝韻文也都如此，戴氏反覆詳審數年，始納其說，自後孔江諸氏相繼採納，此說遂成定讞。戴氏序六書音均表，說『千百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非稽古大快事歟？』但是此三部古讀之分，不但段氏自身不得其解，以精於審音的戴東原，也未能發其奧竅。段氏於晚年作書與江有誥末段說，『今足下之書，其次第不知別有見乎？抑同五家之一乎？能確知所以支脂之分爲三之本源乎？何以陳隋以前支韻必獨用，千萬中不一誤乎？足下沈潛好學，當必能窺其機倪，僕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此書作於嘉慶壬申七月，九月江氏謁段於蘇州枝園，十月段氏爲江書作序，仍未見有何對於三部音讀發明的敘述。過三年，段氏歿，此後音韻家對於三部音讀，仍然不得其解。至近人如陳蘭甫直認古韻與今韻不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是無可如何（見切韻考）。

### 一・支脂之古分三部發明的歷史

支脂之古代分用發明之功屬於段氏，但是差不多同時獨立發明的有王念孫。據段氏序聲類表，其發明時期是在一七六七年（丁亥），（惟序江晉三書，謂在丙戌，丁亥間，即一七六六至六七）一七六九年就正戴東原於都門，戴未敢遂信。後四年，一七七三年（癸巳）十月，戴氏遺書與段說，『大著辨别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之不相通，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攷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是戴氏攷訂此說在此年。

王念孫分韻，精於戴孔段三家，而未有專書行世，考其發明支脂之三部之分，當

在一七七六至一七八〇年間，約後段氏十年。段氏書刻於一七七六年四月，而王氏見段書在一七八〇年後。王念孫與江晉三書（一八二一年）說：『年二十三（當係三十二之誤）入都會試，得江（永）氏古韻標準，始知顧氏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有未盡。輒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韻爲二十一部，未敢出以示人。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若膺所撰六書音均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真諄爲二，尤俟爲二，皆與鄙見若合符節……』。按王引之作石臞府君行狀（見高郵王氏遺書），『歲在乙未（一七七五）年三十二，試禮部中式……改爲翰林院庶吉士……既而乞假旋里，以著述爲事，常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博采者，四載有餘，年三十七入都……』。行狀所言與致江氏書所言相符，所謂旋里後至再入都其中四載，一七七六至一七八〇年間，當爲王氏考訂二十一部時。到再後九年（一七八九）段玉裁以事入都，兩人始得會面，討論古音，王氏所見，有段氏所未見者，尤其是關於入聲分配，段氏從與不從各半。

此外同時考訂古韻分部者有二位。一爲孔廣森，孔氏成書在聲類表後（一七七七後），但是已看過段氏的書。一爲江有誥，他來得晚，可以說是集顧江戴段孔五家的大成，但是於一八一二年見段之前，只看見段書，未看見戴孔的書。巧在他所見的大概都與王念孫所攷相同，極爲精確，使王氏引爲海內知己，段氏也稱他說『閉戶造車，出而合轍』。現將與此事發明相關事略及其年月臚列於下。

一七六六—六七年 段發明三部之分。

一七六九年 段將此說就正戴氏。

一七七三年春 戴考訂三部之分，與段所見相符。

一七七三年十月 戴遺書與段承認古分三部。

一七七六年四月 刻六書音均表。

一七七六年春 戴遺書與段詳論古韻，改七類爲九類。

一七七七年正月 戴序音均表

一七七七年五月 戴著聲類表

一七七六至八〇年 王考訂廿一部，獨立發明三部之分。

一七八〇年後 王始見段書。

- 一七八九年八月 段見王於京師。
- 一七九二年 段見孔氏詩聲類。
- 一八一二年三月 江作書與段，討論音均表得失。
- 一八一二年七月 段復書與江。
- 一八一二年九月 江見段於蘇州枝園。
- 一八二一年 王見江著詩經韻讀，作書討論。

(按葛其仁一八五二年撰江晉三先生傳謂江氏分支脂之爲三『嗣得段茂堂先生六書音均表持論多合，益自信』，如此則江氏三部之分，也是獨立發明，以江氏之精審及三部用韻之分明論，當是可有的事。而且江氏長嗣錫善爲葛氏門下，所言當是事實，惟江氏自述文字中，未有直接證據。)

## 二・過去音韻家對於三部音讀的推測

段氏發明支脂之分爲三，至晚年仍百思不得其解，上文已經說過。但是段氏指出一條線索是對的。六書音均表一，『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分用說』說『古七之字，多轉入於尤韻中，而五支六脂則無有，此三部分別之大概也。』段氏以之哈爲第一部，列蕭部，尤部前，而以脂次元，以支次脂，又以歌次支，是本各部音轉的痕迹，由音轉關係再去推本音性質，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原則，只可惜段氏發音之學（那時所謂『等韻』）未精，所以雖然已經走上正道，仍舊未能發其底蘊。段氏一七七五年十月與戴東原書說『之哈音與蕭尤近，亦與蒸近，脂微齊皆灰音與諄文元寒近，支佳與歌戈近，實韻理分劈之大嵒』。算是段氏已經窺見門牆，略有幾分感覺此數部音理，特發音知識不足以應之。結果，他仍是認之部爲i(伊)音，並讀轉入尤部之字爲i，如『尤讀怡，牛讀疑，丘讀欺』，（見『古十七部本音說』），殊不知既然讀伊音，何以用韻上不能與脂韻字相押，這個道理是說不通的。

其餘如孔廣森江有誥也是這樣讀法。如孔氏詩聲類，『陰聲五下』『丘』字注『古讀若欺』，『裘』引顧炎武說『古音渠之反』，『有』字下注『古讀若矣』『久』字下注『古讀若已』……江有誥詩經韻讀所注相同，如關雎篇三章『左右采之』采注『此止反』，『琴瑟友之』，友注『音以』；摽有梅，『梅』字注『謨丕反』；綠衣三章『俾無訏訏』訏注『音怡』；終風二章『終風且霾，惠然肯來』霾注『謨丕反』，

來注『音釐』；匏有苦葉四章『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否注『方以反』，友注『音以』……這與段氏是一樣不通的。因為他們脂支也是讀伊音，既然同音，自然用韻上不能分開。用韻上分開『至千萬中無一誤』自然應該假定讀音不同了。

### 三。之哈部的音轉

之哈每與尤幽通轉，而支脂與尤幽絕少相通，段氏認為這是三部分別的所繫，這自然是推測支脂之三部古讀分別所必注意下手之處。所以要考究之哈的音讀，第一要件，須能滿意的解釋這部與尤幽通轉的關係。知『謀』（尤）可韻之部的『淇，思，姬，絲，蠚，期』而不能韻脂部的『饑，尸，師，鴟』，及支部的『底，斯，雌，祇』，就可以窺到此三部判別的鴻溝了。

此外要注意之哈部中極複雜的合韻。之哈相合，本來有點希奇，此外還有轉入灰韻，脂韻，侯韻的字。我且隨舉幾個例：

涘，母，母，有葛藟二章（之侯侯尤）舉平聲韻目以概其餘，下同

載，喜，右彤弓二章（哈之尤）

牛，哉黍苗二章（尤哈）

佩，思，來子衿二章（灰之哈）

子，否，否，友匏有苦葉四章（之尤尤尤）

杞，子，事，母北山一章（之之之侯）

噭，懃，郵賓之初筵四章（侯之尤）

驅，駢，伾，期，才駉二章（脂之脂之哈）按駉二字脂韻段氏認為『古本音』，故不言脂之『合韻』。

這種奇異的合韻（本音不本音，現不必講）是我們推求此部音讀的最好機會。但是有一樣，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的，就是之部隱隱顯出有u「烏」音的成份了。

第三項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聲母與各韻的連帶關係，這是凡考古音者所必注意，而中國音韻家所未能注意的一種方法。其實若依聲母給他們分析起來，這些凌雜的合韻已井井有條了。茲將三百篇中古之哈部相韻之字，悉數依其聲母及其後來轉入他韻的部屬，依次分列於左（入聲字不列入，說見後）：

無聲母	音後舌 ng k' k' g'	音葉舌尖舌				氣送 h	音唇 m p, p' b'	聲母	切韻 韻母
		nj 等	ts ts' dz' s	t t' d' l	熙喜饅				
異意	餒貽已首矣以	箕期起忌蘋紀芭	其期忌蘋淇祺杞	治狸恥李里裏			熙喜饅	不圓唇(之)	之
		織	織	理鯉之蚩時墉			濟鮪	圓唇(脂)	脂
		龜	趾祉齒恃耜俟	趾祉齒恃耜俟			濟鮪	驅呸否	
			使子籽士仕梓	使子籽士仕梓			海	倍	
			詩絲茲彌止沚	詩絲茲彌止沚			海		
			寺嗣思試事字	寺嗣思試事字			海		
			在載塞	在載塞			海		
							誨	媒鉤梅晦	灰
							誨	佩背配	
							誨	謀紓婦負	
尤	尤詠郵有友	丘僕裘牛玖	久疚舊					否富	訛母
									尤
	右又侑囿	哈灰並無。	哈灰並無。	惟有不圓唇之之哈			可圓唇可不圓唇	受唇音母影響轉入	侯
		有尤韻。	有尤韻。	無轉入脂灰字並無				圓唇(合口)韻。又皆韻羈蘊憊三字	
				尤韻字					附註
	有尤韻。								

根據以上的表，我們可以發見幾層道理：

(1)此部中明有兩種可以互通押的韻母，即之咍。其屬唇音聲母的變入脂灰。(清朝音韻家分古音幾部，此分部意義，僅可以指同部之數韻可以同用互押，並不是說凡古同部之數韻，只有同一讀法；例如脂微齊皆灰同部，只算此五韻韻尾相同之程度，如 ei, wei, ai, uai 足以使他們相協無礙。) 所以 p p' 等有脂灰而無咍，t t' ts ts' 等有咍而無脂灰，惟 h 音圓唇不圓唇的韻母並有。

(2) k k' 等及無聲母字，本部沒有入咍灰韻的。怪韻有『戒』一字，但是怪古入聲，故不在此例。

(3)轉入尤韻的是 p p' k k' 等聲母字及無聲母字，t t' ts ts' 等沒有轉入尤部字。

(4)m 母字並有入侯部的。(母字詩中十七見皆在此部惟蠟疎與崇朝其兩之雨字(魚韻)韻，當係孔氏所謂方音。本音在此部無疑。)有了這些整齊的事實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探討這部字的音讀了。

#### 四・之古讀 ü，咍古讀 eü 說

凡要假定這部字的古讀的必須顧到三件事。(1)本部字必可韻尾相協，音韻至譜，才可以解釋他們同部互押的理由。(2)本部字後來音轉不同的，必須解釋其不同的原因。(3)本部字必與支脂部韻尾相差頗遠，所以不能與此兩部字互通。

依這些條理推測，可以決定之部古不讀伊音。

(1)單憑 i 音是不會產出尤iu音，如『丘，裘，有，友』等字，假定由k'i, g'i, i 變入k'iu, g'iu, iu，於音理上是不甚合的，雖然非絕對不可能。必定『丘，裘，有，友』的古本音，已含有圓唇烏 u 音成份。

(2)假定伊音，更不足以解釋之咍與侯魚模等合韻的關係。段氏所認為合韻的有『膾』『呶』『茂』『造』等字(上表不列入)，即使假定這些是方音，似乎也難相信之部讀伊音，而與這些字合韻。(例如縣三章以『膾，飴，謀，龜，時，茲』合韻。)

(3)之部若讀伊音，似不應與脂部絕不相通(上表所列『駢，伾』等脂部字是由唇音聲母影響而轉入脂部的，所以不算。)脂微齊皆灰五韻明明有『伊』爲尾音(詳見下第六節)，所以可以斷定之部不是伊音；若是伊音，便應與脂部相通，不應隔

閼如是。

(4)更難解釋的是哈灰韻字本音在此部者與脂微齊皆灰的字不相通協。如果此部哈灰原尾音爲伊，何以不與脂部之脂微齊皆灰通，而反與尤侯魚等韻相近？這是說不過去的。假定，之爲短伊，哈爲長伊，由長 i 漸變入哀音 (ii 入 ei 入 εi 入 ai)，其中程序也必經過與脂部等韻相同而可以通協的音。兩部既然用韻判然若有鴻溝，自然很難相信之哈古讀伊了。這是我對於這解釋推想的結果。

因此我相信之部古讀 ü 音（今官話『於』『居』『玉』之元音）。這是由他與尤部關係看出最自然的釋解。ü 音本是圓唇的 i，又可以說是唇如 u 音舌如 i 音，含有 i, u 兩音的要素，又是極易分離轉變的音，所以轉入尤音，是最自然的事。

至於哈韻，初看似乎是一種難點，細想實是之讀 ü 音最好的左證。德文凡 eu 的結合，今讀 oi 音即廣東『來』字之韻母（精密的講 öe），原出於古音之 iu，例 neue 『新』，中古德文作 niuwe；treu（忠，誠），中古德文作 triuwe, getriuwe；teuer 物貴之『貴』，中古德文作 tiure。這個中古德文的 iu 原出於古德文之 iu，及長 u iu ou 等之變音 Umlaut，在古代（約一〇〇〇年）已讀成北京的 ü 音，中古時多半寫爲 iu，也有寫爲 ù 及 ui，都是要表示長 ü 音的意思（見 Braune: Althochdeutsche Grammatik），也有的板本寫爲 eu eü 二種。這個長 ü 音（可以寫爲 üü）後來轉變爲 ui 為 oi 為 oe，而成今日之音。這正與哈韻的字，今念爲 ai 而古近尤音相彷彿。廣東音念『來』爲 loi 不爲 lai（與德文 leute 之 leu 吻合），與德文 iu > üü > ui > oi > oe 相合。

上邊我已說過之哈部內明明有兩種韻母，之哈古音雖然可以同部合用，但是音讀必不相同，所以 t t' 等母字既有之韻的『治，里，蚩，…』又有哈部的『臺，來，才…』，p, p' 等母字既有入脂韻的『駢，備，呸』又有入灰韻的『梅，背，佩』。這個之哈的分別，我們容易看出哈音比較是複音性而長，之音比較是單音性而短的。所以假定之音是短的單音 ü，哈音當在 üü iu eü 之間，這些精細的分別，現在無從斷定，且古音中也必不能一致，大概方言中三種音都有，而依我意見看他演變與之部別，似乎應假定近 eü，而不近 üü。固然如德由 üü 入 ui 入 oi 入 oe 是可以的，但是我想：——

由 eü 入 öü 入 oi 入 ai

是更有可能性的。這個音變道理極其淺易，就是 e 受 ü 圓唇的影響而變圓唇入 ö (

ö 卽 e 之圓唇音），後來韻末自身失圓唇勢而成 i（ü 是圓唇的 i），所以成 oi，再由 oi 入 ai。

現在官話區域『學』『覺』等字有 üe io 兩種讀法，其轉變關係也是同樣音理，若給他顛倒先後，就成 eü oi 的轉變的例，足以解釋哈音古讀 eü 今讀 oi ai 的音理。

現在我們對於之哈部的音轉可以了然而無疑了。

(一) 在 k, k', g' ng 等母：之韻的 ü 失圓唇勢入 i (例如其欺杞)，而哈部的 eü 保存轉入 ieu (例如丘裘牛)。

(二) 無聲母的字：同 k k' 等母字 (例如以異貽及尤有郵)。

(三) t t' ts s 等母字：之韻同其他字入 i (例如治止寺) 而哈韻之 eü 一律入 oi 入 ai (例如來怠宰)。

(四) p p' b' m 等母字：之部的 ü 因為唇音關係未全失，或入 wi (即入脂，例如 p' wi 驅丕) 或入 iu (即入尤，例如 piu 否負婦)。哈 (圓唇成灰) 部的 eü 音也受唇音影響由 pweü > pwoi > pwai，(即入灰，例如佩背配)。

(五) 在 h 音母字：因為 h 是最中立性的聲母，圓唇音不圓唇並存。

關於第 (4) 項 p p' 等唇音，這些音保存合口圓唇勢，有很明的證據，所以這些字入脂入尤入灰是很容易了解的。 pwi, piu 因此也不免有游移奠定之勢。其在尤部，後來因為同這關係，悉數連其中的 i 音遺失，所以現在『謀，糸，婦，負，否，富』等字都全失 i 音了。其實不僅本部轉入尤部的字如此，尤部全部凡 p p' b' m 母的字都如此。廣韻尤部縛謀切有『浮，呼，桴，枹，箒，擧，睂……』等二十四字，莫浮切有『謀，鰐，雿，眸，牟，侔，侔，矛……』等二十四字都是相同。所以 m 母並有轉入侯韻的『母畝』二字，並不足怪，如此則古『母』字當讀

mü > miu > miəu → məu。

我們若將此部的音轉做一個表，就有以下的結果。也許這幾條音轉，未必條條無誤，不過照我們現此所知的根據，依音理推想，似應如此。但是之哈之讀 ü, eü，似已不成問題了。

	之 (ü)	咍 (eü)
唇音以 p 代表	pü { pwi (脂) piu > piəu > pəu (尤)	peü > pweü > pwoi > pwai (灰)
h 音	hü { hi (之) hwi (脂)	heü { hoi > hei (咍) hwai > hwai (灰)
舌頭音以 t 代表	tü > ti (之)	teü > toi > tai (咍)
舌後音以 k 代表	kü > ki (之)	keü > kiəu (尤)
無聲母	ü > i (之)	eü > iəu (尤)

這樣解釋，不但之脂所以不合用的緣故可以明白，就是之咍本部字的互韻，也可以得其會通之理。例如：

(黍苗)：牛 ngeü，哉 tseü。

(子衿)：佩 peü，思，sü，來 leü。

(匏有苦葉)：子 tsü，否 pii，否 pü，友 eü

(北山)：杞 kü，子 tsü，事 sü，母 mü

## 五。駁珂羅僵倫之部收 g 音說

之部讀ü 音，其理由已如上述。概括言之，因之部多轉入尤侯而與脂部隔閡，故知之部必不讀i 音，而讀ü 音。前年左右恰巧有三位國學家同時獨立倡爲之部讀入聲說，各有專篇發表。一爲胡適之先生於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間所著『寄夏劍丞先生書』，及『入聲攷』（登『新月』第二卷第二號）。一爲瑞典 Karlgren 一九二八正月所著『古代漢語的問題』“Problems of Archaic Chinese”（登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ober, 1928）。一爲憲國 Walter Simon 一九二七所著，『關於古代漢語語末輔音的考證』“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登於柏林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Bd. XXX, 1927 Abt. I）。胡適之先生主張『之聲在古時，大概也多是入聲，當改爲『弋』部，其韻母爲 K』。

### 支脂之三部古讀攷

西門氏主張之部古收 $\gamma$ 音（即g之摩擦音）。珂羅倔倫主張之部古收g音（關於此g音的性，珂氏言不能明確考訂，惟知其非k，因普通之部與職德用韻分開）。這些新說，容在『入聲攷跋』詳細討論。現只將珂羅倔倫關於之部一部的話討論一下，因為珂先生立說最詳，而西門氏與胡先生所持理由大致與珂先生相同。

承認之部古讀珂先生所假定的-g音一說，約有五點困難。

(1) 珂先生此說所根據最重要理由在於借此可以解釋支脂之三部的不同。珂先生明白承認在詩經用韻及諧聲偏旁的證據，關於此點，都不足使此說成立，珂先生自己就不大敢相信，只因尚有支脂之三部古讀區別未詳，若假定之部收-g音，疑團可釋，遂斷然認為必如此方可以解明三部分用的理由。“I confess that even after finding all these suggestive Shi-king rimes, I hesitated to draw the conclusion.....that all the words in the tables on p. 800 (之哈部) above had really an Arch. -g. But my hesitation had to give way in face of a very curious and important discovery”(此發明指與職德合韻者皆之哈部字，而無一脂部字)。

但是這論理上是不相干的。之讀-g固然可以解釋其與脂部的不同，但是不能因此便認為必如此方能解釋此項的不同。珂先生最明白這條道理的。他批評西門氏時就已說過，“The mere possibility of explaining the phonetics and the Shi-king rimes in question is not the same as proof,” p. 795。因為假定之讀ü音，也是一樣可以解釋這三部分用的疑竇的。

(2) 詩經之哈部字與入聲字合韻的證據是不能成立的。

試取六書音均表第一部而檢閱其中入聲字與之哈平上去相押者約二十條，其中多半是去聲字如『戒，備，祀，意，富，晦，異，載』尤其是在入聲一段中，所以很難據為之哈平上悉讀-g音的證據，即上聲一段中的五條例：如小宛以『克，富，又』韻，生民以『字翼』韻，蕩以『式止，晦』韻，崧高以『事式』韻，潛以『鮀鯉祀福』韻，也很難說不是方音中應有的現象。有幾個字迭次與入聲字韻，如『來，戒，載，富，祀』等字，我們不能不假定他們古讀入聲（如『來』字迭次與『棘，牧，伏，服，亟』等字韻），但是不得因此便認為凡與『來』字韻的字都讀入聲（這是珂氏曾經指出西門氏方法上的缺點），更不得因此認為之哈全部字是收-g音。我們

只能說之哈部有與職德屋通轉的痕跡而已。

(3) 由諧聲偏旁觀察，也是很少收-g 的痕跡，如之哈部中平聲上聲从之，从目，从絲，从其，从臣，从里，从才，从茲，從來，从思，从不，从龜，从某，从母，从尤，从郵，从丘，从牛，从止，从喜，从已，从已，从史，从有，从耳，从子，从仕，从梓，从在，从晉，从久，从婦，从負的字十成之九都沒有入聲或收-g 音的痕跡，只有『有，里，不』含有些微線索可尋。若是之哈讀-g，轉變痕跡似乎不應悉數湮沒。珂先生也是認為這一項證據是很薄弱的（見原文第八〇五頁）。

(4) 更大的困難就是以-g 解釋，音韻並不諧協，如珂先生假定：

基 kzig, 采 ts'ág, 媒 muág, 龜 kjwig

久 kieg, 來 lág, 福 piuk

高 kág, 包 pag, 溝 keg。

以 ág, ig, iuk 互押，是不和諧的。更難說明的，如『來』之 lág 何以與疚之 kiug 韻，而反不能與第二部珂先生所假定的肴豪韻中的 -ág -ag 字互押？

詩經中入聲字用韻本有區別，並不是凡同收 k 音者便可同韻，凡同收 t 音者便可同部，所以將-g 加上之哈部的韻尾，仍舊不足以解釋之哈部中極複雜的韻母所以同用的緣故（見以上第三節）。

(5) -g 的假定，於音調的音理上也有極大的難關。若是之哈部讀收-g 音，就此部平上聲的區別幾乎無法解明。字頭的音母 (initial voiced consonants) 使字的發音降低成為濁音，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珂氏從前假定『例，試』等字收-g 音，也相信此-g 音足使聲調轉低，而成去聲。我的個人觀察，在英文中（德文收音 d g 當變氣母故不能舉例）收 b d g 的音倒是使韻母上升，然後略降，如 card, bird, dog 等字，若將 card 與 cart 比較，bird 與 Bert 比較可以容易看出這收 g 音字音調的升勢。但是是升是降，現且不管，若是之哈部讀收 g，則此部的字聲調應該一律，即使 g 失掉之後，這聲調也應該保存着，如有變動，也是一律的變動，不應有如毛詩用韻平上這樣顯然的分別。我想這五層難關中，此層是最難打破的。因此我覺得很難相信之哈部讀收 g 音。

## 六・ 脂部古讀收-i, -e 音說

古脂微齊皆灰五韻同部。這五韻在隋代的讀法，經珂羅僕倫氏考訂，大致已相差不遠。茲將此五韻及支部關係之五韻列表於下，以便參證：

脂 部

	開口	合口
脂	i	wie
微	ei	wei
齊	iäi	—
皆	iäi	wai
灰	—	uäi

支部歌部

	開口	合口
支	ię	wi
佳	iäi	—
歌	â	—
戈	—	uâ
麻	a	wa

關於脂部字，有幾點應注意的。

第一，脂部在古用韻中，絕無與入聲字通協的痕跡。段氏以至祭術月……承脂是錯誤的，這現在已成定讞，不必細述。脂部決不會讀收-t 音。

第二，脂部字古用韻與之部字不相通。

第三，脂部上聲與支部上聲（紙韻）通。支部上聲悉數入脂部上聲，而僅有『哆，侈，掎，鎗，猗，牠』等字入歌部。支部自身無上聲。支脂平聲不可通。

第四，脂部自身平上聲截然分別，惟『訛，底，罪，萎』偶有與平聲韻，『衣，偕，依』偶有與上聲韻的。

第五，脂戈上聲可通。『火』在詩經四見，均入脂部上聲。

第六，脂佳也可通。『柴』字詩經一見，車考韻『佽』。

第七，在屈原方音脂並可與歌麻通。九歌東君『駕龍舟兮乘雷』句以下以『雷，蛇，懷，歸』合韻。遠遊『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慮妃』下以『歌，夷，蛇，飛，徊』合韻。

第八，脂部可與真先對轉，及與殷魂對轉，甚且與元仙對轉。詳見下。

從以上種種，我們看得十分清楚，脂部主要音必是。音。不但是從隋代脂微齊

皆灰的讀音可以推出，就是單以他與支部歌部通的痕跡，已經可決定是 e 音無疑了。原來我們要明白支部古讀 ia（合歌）及 ă（英文短 a 音，合佳）二音。若以這 a 轉到 i 的過程，簡單的說有這樣的四種：

i — e — ε — ă — a

這是逃不出的（即舌前一類元音開合的轉變，其 e 尚可分開合二種）。由 ă 入 e 入 i，或單由 e 入 i，是歷史上最常見的事實。如若我們假定支讀 ă，脂讀 e，之讀 i，後來一齊併於 i，是最合理最自然的一個說法，只因之部多轉入尤俟使我不敢相信之就是讀 i。但是脂支互通，除非假定這是舌前元音的轉變（即 ă e 的轉變）決無別種說得通的解釋。換一句話說，如若脂不讀一種（或開或合的）e 音，決不會與支佳發生關係，就在方音中也決不會與歌麻發生關係。屈原的方音必先把 a 音向前轉入 ă 音，然後有與脂相韻的可能，而脂部若不讀 e 則歌麻雖轉入 ă，也無從同他韻起。

支部上聲與脂部合韻，尤其值得研究。我想這必定是支部字受上聲聲調影響，本可與佳合韻的 ia 音，轉入重音在末的 iā 音，而轉近長 e 音，所以支部本身沒有上聲（見六書音均表第十六部字）。所以這樣講，切韻的支聲實有三種不同的來源：

(一) 與歌部合韻的由 ia 入 ie (說見下)。

(二) 由支部合佳齊的由 iā 入 ie (惟上聲在古代早已入 ie)。

(三) 上聲合脂部的由 iā 入重聲在末的 iā，再入 ie。

由微齊指灰的與脂合韻，我們也可以看出這脂部的音讀實屬 e 音的一種。支齊最近，可見齊含有開 e 音（如『提，觴』等字兼入支齊二韻，大凡从是，从氏，从巛，从爾，从此，之字多出入於支齊韻，又如詩板六章以『箋，圭，攜』韻，是支齊合韻之證），這大概因為兩韻前同有 i 音的緣故。所以我們可以認定齊爲支脂兩部中轉變的樞紐，因齊近支，所以知道他是含有開 e 音，又因為齊脂合韻，間接而推知脂部近 e 音。至於皆灰合韻此部，他們韻尾收 i 收 e，我們無從斷定，據發音學普通經驗此類尾音 i，實多介乎 ie 之間，或作 ai uai，或作 ae uee 無大關係。微齊脂在切韻都是收 i 音。我想這在平上必有不同，其在平聲收音近 i，在上聲收音近 e。研究過北京音的人，都知道『非，肥』與『匪，費』元音不同，在平聲爲 ei，在

上去爲  $\text{ee}$ ，『憂尤』與『有又』不同，在平聲爲  $\text{iu}$ ，在上去爲  $\text{iou}$ ，含有極開的  $\text{o}$  音，幾乎如英文短  $\text{o}$  音。其餘如『灰，回，悔，會』『拋，匏，跑，炮』等之別，也是與此例相符的。

因此我想脂部在平聲稍斂近  $\text{i}$ ，在上聲稍侈近  $\text{e}$ 。這可以使我們明白支脂平聲絕不可通，而上聲可通的理由。

再證之以脂部字與真先文欣魂等陰陽對轉的條理，也是得到同樣的結果。『齊人言殷（欣）如衣（微）』，春秋『辰陵』（真），公羊作『夷陵』（脂），漢律『婦告威姑』，『威姑』（微）卽『君姑』（文），枚乘七發『西施』（齊）作『先施』（先），北門以『敦，遺，推』（魂脂灰）合韻，采芑以『焞，雷，威』（魂灰微）合韻，無將大車以『底塵』（脂真）合韻，都是此部陽聲與陰聲對轉之證。大凡微與文欣最近，齊與先最近，脂與真最近。若依他們在隋時的音讀相對，也是相符的：

真  $\text{iən}$  入脂  $\text{i}$

先  $\text{iən}$  入齊  $\text{iəi}$

文欣  $\text{jən}, \text{jən}$  入微  $\text{eɪ}$

論理似乎可以假定真失  $\text{n}$  入脂，脂當讀爲  $\text{i}$  音，文欣失  $\text{n}$  入微，微當讀爲  $\text{ueɪ ei}$ ，但是這  $\text{i}$  音的性質，終究難於確定。齊人言殷聲如衣，讀殷爲  $\text{i}$  固然可以，但是讀殷爲帶鼻音的開  $\text{e}$ ，也未嘗不可以。證以法文這種音的轉變，倒是鼻音開  $\text{e}$ ，而不是鼻音  $\text{i}$ ，長音如  $\text{feinte}, \text{quinze}$ ，短音如  $\text{pin}, \text{vin}, \text{bien}$ ，都是很開的  $\text{e}$  音。所以從這一點很難決定脂是  $\text{i}$  是  $\text{e}$ ，因爲兩說都是說得通的。

## 七・ 支古讀 $\text{ia}, \text{iə}, \text{ie}$ 音說

支韻古讀是毫無疑問的。支韻字依詩經用韻分別，古或合歌戈麻，或合佳，或合脂微齊皆灰，所以有三種的古讀，後來轉變併合爲一，同讀  $\text{ie}$ ，於切韻自成一韻，正如支脂之三韻後來也歸併同用。素來古韻家分支佳爲一部，歌戈麻爲一部，實則考以三百篇，支韻字大部分與歌戈麻合，並非與佳合。不但如此，若照字數算起來，這歌戈麻部中，支歌字數正不相上下，支歌合韻的例，到處皆是，實不如稱此部爲支歌部妥當（戈是歌的合口，麻韻字數不多）。我們可依他們的合韻分此支韻的字爲三類如下：

- (1) 與歌戈麻韻的：皮波彼蛇池馳施柂義議儀犧離縕罹爲吹哆侈宜猗鑄椅倚罷罷  
隨墮臯靡差
- (2) 與佳齊韻的：支枝伎祇底提斯箎屨卑知唯
- (3) 與脂微齊皆灰韻：抵砥爾渢彌邇泚訛爍

這三類的字用韻上是截然分開的，就是他們諧聲偏旁，也是顯然迥別的。

第一類的字讀 ia 是沒有問題，因為他們古與歌戈麻韻。歌部古讀 a (啊) 音，音韻家無異辭（參見讀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書後一文），所以支一定讀 ia，由 ia 轉入 ie，再由 ie 轉入現代的 i ih 音（官話『記』及『知』的元音）。

還有兩三種很好的證據，可以證明這說的不錯。第一，假定支音爲 ia，支佳合韻也就容易解說。佳今音讀 ia，古用韻別於歌，當是 ā，（後分化爲 ai），假定這部的支字讀 ia，也就可以明白他們當日合韻佳的條理，及後日與歌部脂部的支韻字合併的情形。同樣的脂部中的支韻字（上聲）也可以假定爲 ie。所以這 ia iā ie 是互相聯貫的，後來同轉入 ie 入 i 很明白的。若假定歌部讀 o 不讀 a，而把支韻讀 io，則其轉變當近 iu，難與佳部脂部字合。

還有一樣，从皮从義从也从多从奇从罷从麻等（以上第一類）偏旁的字，在今日官話有 i a o 等不同讀法，借此也可以得着確當的解釋。（珂羅倔倫曾論到這層）。我們隨便舉幾個淺顯的例：

皮聲：皮彼披 (i) 玻波坡頰 (o)

也聲：池地馳 (i) 他 (a) 拖 (o)

多聲：多 (o) 侈移宜 (i)

罷聲：罷 (a) 犒糜糜 (i)

麻聲：麻 (a) 磨靡靡 (i)

垂聲：睡睡 (i) 唾 (o)

肴聲：隋隨 (i) 憶 (o)

妥聲：綏 (i) 妥 (o)

而且如『義』从我得聲，『奇』从可得聲，這在今日，諧聲形跡已經隱晦了。然而這些字在古時，不但明確合韻（即支歌合韻），就是諧聲及通借的痕跡也是十分顯然

的，決不是偶然的事。如詩以『橐竹猗猗』與『如切如磋』韻，『有蕡其蕡』與『不平謂何』韻，唐韻正引漢外黃令高彪碑以『猗衡』爲『阿衡』。詩『九十其儀』與『其舊如之何』韻，而隸釋引蔣君碑『蓼蓼者儀』以『儀』爲『義』，方衛碑『蓼義之劬勞』並以『義』爲『義』。若依支 ia歌a解釋，這些諧聲也一樣可以明白了。後來 ia 轉入 i，ua 轉入 o，或（麻韻）不轉仍爲 a，所以今日遂成爲 i o a 風馬牛不相及的情形。

再證之以廈門方言，這些關係，更加明白了。廈門音柯讀oa，『小可』之可念爲 khoa，而『奇偶』之奇念爲 khia，寄讀 kia，騎讀 khia，碕嶼讀 kia。我讀 goa，而蟻讀 hia，鵝讀 gia（泉州音），蜘蛛謂之 la-gia（當係與『蟻』同語根）。自然廈門音不一定便是古音，但是因爲他能幫助我們解釋那些不易解釋的諧聲現象，又與三百篇的用韻分合相同，所以可以斷定這個 ia 音是古音。更有趣的是，支韻中字古不與歌戈麻合韻的（如以上第二第三類）廈門音中也沒有 ia 音痕跡。

這樣一來，訓詁中難解的音理，就可以豁然貫通了。如書太甲傳『阿，倚也』，疏謂『古人所讀阿倚同音』，左襄二十九年『祇見疏也』，疏謂『古人多祇同音』。所謂同音實是聲相近，阿 oa，倚 ia（今廈門音讀 oa），多 toa，祇 tia（方音中或作 toa）。再如王引之，改墨子小取篇『無故也焉』爲『無也故焉』又解『無也故』爲『無他故』。我們假定『也』古讀 ia，與『他』音的關係就較近了。因此讀『施』爲 sia，也較容易明白『施從良人之所之』解爲『邪』，及『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的道理。『施，池，馳』及『拖（廈門音 thea）確由『也』得聲，也從此可以證明。

第二類字（即段氏第十六部支佳同用）古當讀 iā，因爲這部字用韻與歌部別。這部字詩經材料本極少，並有與入聲麥昔錫出入的痕跡，如震韻的『帝』『掃』字可以決定是入聲，但是『支，枝，伎，祉，底，湜，箒，斯，觿，卑，雌』等字及齊韻之『圭，攜』用韻是與入聲的麥昔錫分開，「惟有人斯合韻『易，知，祇』，葛屢合韻『提，辟，掃，刺』似乎不能與麥昔錫混爲一部。

第三類與脂部合韻的字（紙韻），共九字，皆上聲，當讀爲 ie，與齊韻音最近，已於上文第六節討論，茲不贅。

十九，十月，廿三。